

友已卯年惠存

七



澄

九月

風雲集

目錄

一、懷石兔	1
二、重逢	14
三、局長	21
四、衣	33
五、火腿奇遇記	40
六、生日麵	63
七、十五年	81
	123

懷石兔

(一)

應該是廿九年暮春的時候吧，我在昆明擔任了三個高級學校的課，收入還趕不上一個人力車夫，因此便不得不改行，到一個公路機關裏去當一個中級公務員。那機關正靠近大理。

「大理城裏有各式各種的大理石賣，東西又好，價錢又不貴，很可以去買一些。將來回去送送朋友也好，」一位比我早到那機關裏的同事告訴我。

「我們去，我們去看那『石兔』！啊！真好極！而且也不貴，二十五塊準賣了！你去，你去，你去買。」一位本地的同事說，他名字叫朗峯。

「石兔？啥子石兔嗎？」我學着他的語氣說。

「啊！那簡直說不出，美極，美極！你看了就曉得。你去，我請你在那裏吃飯，我家就在那城裏。你去買，你去買！」

這後二次的「你去買」比前一次的還要響。

一半是久想看看這「文獻名邦」，一半是給石鬼鬧胡塗了，我的心裏便決定了：去看看也好。

(二)

記得清清楚楚的是一個晴朗的星期日。喜鵲噪得再也睡不着，朗峯早來了。他興緻好極，只看他一頭塗着凡士林的隆起的髮，便可以知道他已經起身多時的了。

「朗峯，你說二十五元？是不是？」

「是的，二十五元還是上個禮拜日的價！」

「唔！」我一面說，一面便把四十元法幣裝進袋裏——那錢是領到月薪以

後，除掉了匯給在昆明待產的妻子以後所留下來的。

心頭有一種希望，脚下便有一種力，一個鐘點左右便走掉了三十華里的路，站在賣石頭的店舖跟前。

那原來是半徑五寸的圓大理石，完全是碧玉色的，只空出一個像兔子的白色的輪廓。

「那是耳朵，那是腳，那是尾巴，……」朗峯一面說一面指給我看。說也奇怪，不指的時候，還不很了然。他再一指，那耳朵，那腳，那尾巴，便更具體，更像，更有生氣，竟好像向我在跑過來了。

「你看，你看，那耳朵在動！」朗峯又喊着說。那倒不怎怎希奇，是一種光線的作用，剛剛是在耳朵附近而已。然而，因為這樣一來那石兔便格外可愛，格外出色。

「只差一隻紅眼睛，不然真像是寫生畫裏綠背景的黑兔了。」

「那啥子希奇，這個是天生的呢！」

「你要幾文呢？」

「至少五十元，少一文不賣。」

「胡說！你騙人！二十五塊，誰不清白。還是上禮拜日的價！」朗冬氣了，他黃粹的喝住他。

「不講價！少一文也不賣。」

「好，給你三十！」——那兔子的耳朵在我心裏向右一動。

「不賣。」

「三十五！」——那兔子的耳朵又在我心裏動回頭。

「先生，要買就買好的，貴一些又有什麼！這年頭的法幣又——」

「四十！」這回不僅是那兔子的耳朵在我心裏動，我口袋裏的法幣也儘在

想動了！

「不！不！最多三十五！」朗峯在抱怨我加得太快。

「說五十，就五十，不講價！」店夥又把那新加在牠後邊的代表價格的牌牌給我看：那上面橫寫着『50』。

「好的，好的，我們等一會再來買！」我便敲着退兵鑼到朗峯家去吃早飯。

「真是怪！他硬要五十！」朗峯一路不服氣。

吃了早飯不會去買，這原因只有我自己知道。

(二)

又三個月●

妻帶着三個孩子搬來了。我自己也加了待遇，加了津貼，和生活費。一家在一起，閑談的時候，便不免談到了「石兔」。

「既然那麼好，我們去買了來吧！送給爸爸，爸爸一定很歡喜。」妻提出

了一個建議。

「去買，去買，老爹收到了石兔，一定會給我們更多的糖果。」實利主義的二孩子也催着我。

「錢呢？」我却只說了二個字。

「匯給我的還用剩了三百元，就準備拿去买了吧！」妻也鼓勵我去買。大孩子從緊身衣袋裏拿出十塊錢來，向着我說。

「爸爸，去買，這裏也有十塊錢！」

他的錢，到我的手裏還是熱的。我的心裏忽然覺得一頓，沒有立刻說話。

「我也有，我也有！」二孩子張大了兩顆眼珠搶着說。一邊在口袋裏拿出了「一元票，角票，一大塊，又接着說：

「昨天學校裏捐寒衣捐。我捐了五元，只剩這一些了。」檢點，也還有三元七角。

「好，好，這個月的米貼也不要了，衣服津貼也不要了，統統一下省下
去買石兔吧！」

「好，好，爸爸買石兔，爸爸買石兔！」

「石兔好的，可是不能當糖塊吃呢，」我有意再逗一逗。

「不要，不要，糖果下個月吃，我們買石兔！」

「真的？」

「真的！」

「好，好，我們就一定去買！」

萬事齊備，只等便車。孩子們也要一起去呢！

(四)

總理誕辰到了，我們放假，孩子們也放，機關裏有「遊覽車」，接送我們
到大理。

既大妻畢竟謹慎，人家問他到大理去幹什麼的時候，她說：「去耍，我們還不會去過呢！」

可是二孩子却已經忍不住，她已經告訴里鄰家的孩子，我們是去買石兔的。

我自己也有點兒高興了，眼見得三小時以後，那石兔，就要因為我付出一堆法幣的結果，捧在孩子們的手裏，和我們一起回到家裏來了！多麼綠，多麼白，多麼像——那石兔的耳朵在我心裏運動了二三動。可是嘴裏却還是說：「去耍，去耍，到新雅吃飯去！」

心裏愈急，車子愈慢。今天到大理去的人多，也儘有比我們有錢的人到大理，要是到遲了一步，眼看著人家捧了石兔走，那真……

可是車子裏裝滿了人，那車子在我眼裏看去，竟然是一隻快做產的母牛，腹部膨脹得利害，車頭像牛頭，車子後面插的旅行隊的旗便是尾巴。

說牠像牛，牠便真是牛。跑得不快！

「爸爸，怎的還不到？」二孩子問。

「快了，快了，再過一道山，轉一個灣，就到了！」我口裏在安慰孩子，心裏却比孩子們還急。妻的買石兔是做慈善事業，二孩子是儲蓄糖果，大孩子是捧場子，真真要買的是我自己。

只顧前進，就是真的牛，也會走到的。離開那店舖還不到二三個門面，我就看見那有兔了，「好，到底還不會脫手哩！」

不自知的搶前了一步，孩子們下車也還是妻招呼的。趕到那舖子門口，那店主人便說：

「敢是來買石兔的？」

「是的，現在要買幾只？」

「××局的局長要買，出過五百元的價，本城的文參謀要買，出過六百；

昨天經過的××委員會×委員出過八百，今天還在我舖子裏等着你來買。」

「那麼你要多少呢？」

「一吊！」

我正在爲難，妻和孩子們也都趕到了，大家看石兔，這一會是我指着牠給他們看了：「那是腳，那是尾巴，那是耳朵！一動，一動，看見嗎？」

二孩子站在她自己的腳尖上望着石兔的耳朵，一聲也不響的望着！

妻輕輕的問我：「買不買呢？」

我搖搖頭。

「他要多少？」

我豎起一個指頭。

大孩子是在場的，他知道是應該走的了，便提議到新雅吃飯去，可是二孩子還儘站在那裏不肯動。

這是她真的要買了。

(五)

在新雅吃了飯，逛了三塔寺。在四五點鐘的時候，又塞上了開我們回去的汽車。

一點名，個個都在場，只少了個二孩子。

跳下車我問也不問的便到那舖子前面抱了她來。還不曾坐定，車子已經開着走了。

回到寓所裏，鄰家的孩子們便來找我們的二孩子，同聲的問：

「石兔買回來了沒有？」

二孩子回答不上來，一聽得石兔這二個字，便哇的一聲哭了。

此後我在家中便不再談石兔。

可是在我辦事的機關裏，却儘有人報告我石兔的消息。

在一年後，我又加了待遇，加了津貼，加了津貼以外的津貼，加了生活費，加了生活費以外的特別維持生活費，……單單劃一張津貼單子，恐怕也得一張八行紙。然而這石免却依然在那家店舖裏。

「還配上了紅木架子呢！」

「已經排在最名貴的東西一起了。」

我也套着「呈悉此令」的口氣說：「唔！」

(六)

我在三十年離開那裏的，牠還在那店舖裏。可是在三十一年我到此地一個月以後便接到了那裏來的信：

「……石免經本城×司令介紹，已爲×國大使館裏的隨從武官購去，給價國幣二萬五……」

我把那信遞給我的妻，妻看了看，說：

「幸虧沒有買成功！倘使買成功的話，幾個孩子擺擺弄弄，也許早已弄破了！再說，我們從那邊搬到這邊來，路又是那麼遠，那麼不平，汽車又顛顛簸簸的，就是包裝得好，也還是會打爛的。……」妻怕我不高興，她便替解給我聽。

我閉上了眼睛。

我看見蒼山頂的雪，看見洱海裏的波光，看見大理的城廓，看見那石兔，看見那石兔坐在小汽車的後座墊上沿着公路過××，過××，到了×國去。我懷念着石兔。——我的耳朵……。希望拖在車後邊的代表價格的牌牌上的圈不要加得那麼快。

卅二年一月

重

逢

(一)

四年前，我職業上有更動，便離開了如兄若弟的伙伴們，踏上了遼遠的征途。一路上聞到了無水可飲無飯可吃的地方所發出來的鴉片味，看到了未見時一定認為神話似的不曾穿褲子的大姑娘們的並不肉感的下肢。在一忽兒「喝老酒」，一忽兒「穿草鞋」，無時無地不在跳舞的汽車上，在交車時便希望有一隻大手從天上伸下來，可以把車子提過去的公路上向前進發。經過了吊絲岩，經過了七十二灣，終於在爬行了八九天之後，達到了西南首善之區——昆明。

一霎眼，四個年頭，像夢也似的過去了。看厭了黑龍潭的清泉怪石，吹厭了下關的永遠只有那一股勁的四時不變的大風，吃厭了海棠春的汽鍋雞，金錢

腿，而且近來也很久不敢吃了。心裏便不免又想起了四年不見的師長，朋友，想起了「回四川」的念頭來了。經不起三封信，四封信，一連的催，我便打定了主意，借足了旅費，重又踏上了四年前走過的路！

(二)

祝幅領袖，感謝上蒼，這四年中的進步，至少在我是認為十分滿意的，我坐的車，比以前老了四年，然而在公路上走，竟一點也不跳！路是寬了平了，在山上開出來的公路兩旁，行道樹種得整齊而美麗，我像在圖畫裏走，像在花園裏走，不覺得在艱路。從前沒有飯吃的地方，現在有平津館，廣東館……；從前沒有住宿的所在，現在有六國飯店，大東旅社，太平洋旅社，……。鴉片煙味沒有了！苦力，農夫，大姑娘們，都穿上了新藍布的上衫下褲！我一而快樂，一面摸摸我自己的已經破了的褲子發呆！心裏想：四年，就只四年，只破了我的褲子，大眾都有新的褲子穿了！要得，硬是要得！然而儘在希望到了目